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風月鑑 第五回 巧遇 重訪

話說媽娘在床上躺著想著宜人，一時常興回來了。媽娘祇推身上不快，常興祇當是真的，又摸摸他的頭，就道：「頭倒不熱，祇怕是多吃了東西了，你躺一時罷。」卻正合媽娘之意，媽娘又裝著哼了兩聲。到了第二天，媽娘不敢仍然裝病，祇得起來，又看看書，寫寫字。過了一月，媽娘總不得個空去宜人那裏看看，心裏卻時時在宜人身上。又跟著院試近了，不免又忙著用了幾天功。常興又叫家人去辦場務、備卷。

到了考期，媽娘進了場。到末初時候出來，甚是得意。常興接著，又問了他的文章可好，媽娘不免公然自贊了一番。到第二日，放了榜，常興著家人去看，家人尚未回來，報子就報了，進了第二名。常興同媽娘甚是歡喜。第二日又復試，至於獎賞送大人，一番應活是不必說了。送了大人，常興就叫家人即時催了轎子，一齊回來。媽娘實打算可以再住幾日，偷著好去盼宜人一盼，哪知立時他父親就逼著回來了，媽娘也祇得飲恨吞聲而已。

到了家，常興又請了客。鄭氏也是歡喜，並娟、姮、關、窈更是非常的歡喜是不必說了。祇有媽娘每日不惟不歡喜，反長吁短嘆的不了。娟、姮、關、窈他們時常同他說笑，他不過勉強應酬而已。常興、鄭氏每每見他這樣，祇當是在寓處的病未好。

到了八月下旬，雨花臺臨近有一處禪院，名淨因庵。庵中桂花最盛，又有幾處亭閣，最是幽雅。每年到桂花開時，游人如蟻。常興想叫媽娘去敬敬。一日早晨，常興叫人到園裏將媽娘叫來。媽娘來了，常興說：「你天天在園裏閑坐，何不今日到淨因庵去看看桂花？」媽娘說：「好。我已經吃畢飯了，就去罷。」常興說：「叫個人跟著。」媽娘說：「道不遠，何必要人跟著？」常興說：「你自己去也使得，早早回來。」媽娘答應著去了。

出了門，果然去看花的不少。媽娘也迤邐而去。到了庵內，看那佛殿前是五株大桂樹，上頭的枝葉把天都遮著了；又見幾處禪房小院，也有幾株桂樹，或是丹如火，或是黃如金，各樣不一。那一種幽香真是沁人肺腑。媽娘一處一處的看完了，又到一個客廳裏坐下，和尚捧了茶來。媽娘吃了茶，和尚又擺上一桌小果碟子，媽娘吃了幾樣，又吃了幾個點心。這是庵裏的舊例，凡有人去游的皆如此待他，也不是專為媽娘而設。媽娘吃完了，拿了隨帶的銀子一兩還了和尚。和尚歡喜的了不得，眉開眼笑，又殷殷勤勤留住吃了茶，送了媽娘出來。

媽娘出來，見天還早，看看離庵不遠，有一莊村，甚是幽靜，就隨著步走了去。走到村前，看那小村外圍著一帶小溝，溝上有一小木橋，溝內沿栽了有幾十本木芙蓉。媽娘正在望那芙蓉，忽聽嘻嘻一陣笑聲。媽娘仔細看去，纔看著芙蓉花內隱隱約約有兩個人站在那裏，媽娘想道：「我何不從橋上踱過去？」就順著步一直過了橋。

走到芙蓉花跟前，祇聽上個人說：「姐姐，你看那個人跑進來了。」又聽一個人說：「是誰？」媽娘祇得站在花下不敢一動，那兩個人一齊問道：「你來做甚麼的？是想偷甚麼？」媽娘笑著說：「天下豈有賊秀才郎？」一個略高些的說：「我祇當你是個賊，不知你是個秀才。你看你的兩隻眼東張西望的，可像個賊一樣？」媽娘祇是笑，也不敢出聲。那人又說：「你不實說你來做甚麼，我就去喚狗來咬你。」說著就要去。那個矮些個說：「姐姐，你看他那個小樣，被姐姐罵了一頓，怪可憐的，饒了他罷。」那人又向媽娘著實的望了一眼，又微微的笑了一笑，慢慢的小聲說：「暫且饒你這一次。」媽娘就隔著花作了一個揖，說：「我是媽娘，新進的秀才。」那高些的說：「秀才是個甚麼？是長的，是團的？是紅的，是綠的？」媽娘說：「秀才不是別的，是個功名。」那高些的說：「甚麼個功名？」媽娘說：「頭上戴個頂兒，就叫功名。」那高些的說：「這個頂兒甚麼稀罕的物件，俺家放牛的小蝦兒天天把吃的雞蛋殼兒安在草帽上，豈不就是個頂兒？」媽娘說：「那像個捐職的六品頂戴，不是個秀才。」那高些的說：「你既然是個秀才，我問你，這株芙蓉花其種始於何時？來自何地？」媽娘卻實在不知，又不好直說的，祇是笑。那高些的說：「你連這眼前的花木還不知道，也要戴個頂兒向人誇嘴說我是天下第一勝地南京首府秀才媽娘，真真叫人不羞死也笑死了。」媽娘聽了，又作了一個揖，說：「小子請教。」那矮些的說：「姐姐，我們去罷，看那糊塗氣味熏壞了。」兩個說著就走。媽娘站在路上攔住，笑著說：「纔聽仙音，頓開茅塞，還望指教。」他兩個不得過去，說：「沒得指教了，你去罷！」媽娘不肯閃開。他兩個動心了，那矮些的說：「姐姐，你把那芙蓉典賞給他聽聽罷。」那高些的沒了法，祇說：「你站遠一步，我跟你說。」媽娘祇得退了一步。那高些的說：「芙蓉出於日本國，周穆王好遠遊三千，一年到了那國，攜來到中華的。你記著，明日遇著學臺考古，寫上就取個第一。」媽娘說：「領教。」又說：「豈有弟子不知師之名姓的？再懇把名姓賞給弟子聽聽。」那高些的說：「你這個人不知好歹，怎麼又問我們的名姓？」那矮些的說：「這又何妨？對他說就說。俺姓奚，姐姐叫引香，我叫拾香。你知道了，去罷。」媽娘仍然不肯過去，不妨拾香把他一推，跌在地下，他兩個跑了。媽娘祇得起來，慢慢回家。

到了家，日日又添了一條牽掛，終日雖與娟、姮、關、窈談談，也不能解個悶。不覺又到了第二年秋天。這年就是秋闈之期。媽娘到了七月下旬就來府裏等著入闈，又是常興送他，日日在寓不能出來。那一日，常興要來家看鄉間田稞。媽娘得了空，直跑到宜人門口，叫開了門。進去有一條路，一直到宜人房裏去的，他上回是宜人送他出來走過的，所以他知道，就從這路一直到了宜人房裏。

宜人在屋內小睡。媽娘進了屋，丫頭就要叫醒宜人，媽娘說：「莫驚著他。」輕輕地走進屋，在靠床的一張兀凳上坐下，忽聽宜人夢裏說：「一片情絲割不斷，有誰知？」將身一翻，眼朦朧著，又說：「好懶！」一眼看著床頭間一個人坐著，忙問說：「是誰？」媽娘小聲說：「是媽娘。」宜人一翻身扒起來，想一把去拉媽娘，又縮住了手說：「你怎麼又來了？你怎麼纔來？」媽娘說：「此心惟天可鑒！」說了這一句，那眼紅著，就說不出來了。宜人說：「好容易又見一面，不說說話，哭甚麼？」媽娘說：「我這一個心，到哪一天纔見得我的真心？」宜人說：「你不用說，我都知道。」敘了一時，宜人又說：「我還有一個結拜的妹子，叫何絮。前日他聽我說，要等你来，他來一顧。」媽娘說：「媽娘哪有這等福分，又得見一仙子。」宜人就叫丫頭往隔壁去請，一時阿絮來了。宜人出去接著，引著見了媽娘。媽娘說：「纔聞宜卿盛稱絮姐美德，相見之晚，實為恨事！」阿絮說：「前得聞君子於宜姐，不勝欽仰！今日得見，信宜姐之言不虛矣。」宜人說：「你兩個不用客套了，吃茶罷。」叫丫頭捧上茶來。吃了茶，宜人說：「絮妹的指法甚妙，何不來令君子一聆佳音？」阿絮尚謙著說：「不善撫琴。」宜人給他代定了弦，按阿絮坐下。阿絮祇得撫弄了一會，是一曲《鳳求凰》。彈完了，媽娘說：「不惟指法之妙，並此曲之意，亦妙不可言。」正在三個談話，阿絮家人來叫他，他就辭了他兩個去了。宜人說：「這妹子也是同我一樣，出污泥而不染者。」媽娘說：「佩服，佩服！」坐了一時，媽娘又說：「我今日本欲在此多坐一時，城中有一老師請用午飯，我暫去，明日再來。」說著站起來就走。宜人送他到門首，他去了。

媽娘一路走著，後邊來了一乘轎，從旁邊過去。媽娘隔著小玻璃窗子望著，真如嬌花初開，不知不覺就跟著轎去了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